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大江红船

粤剧红船，承载民国梨园风云变幻
女班红伶，演绎一代戏坛悲欢离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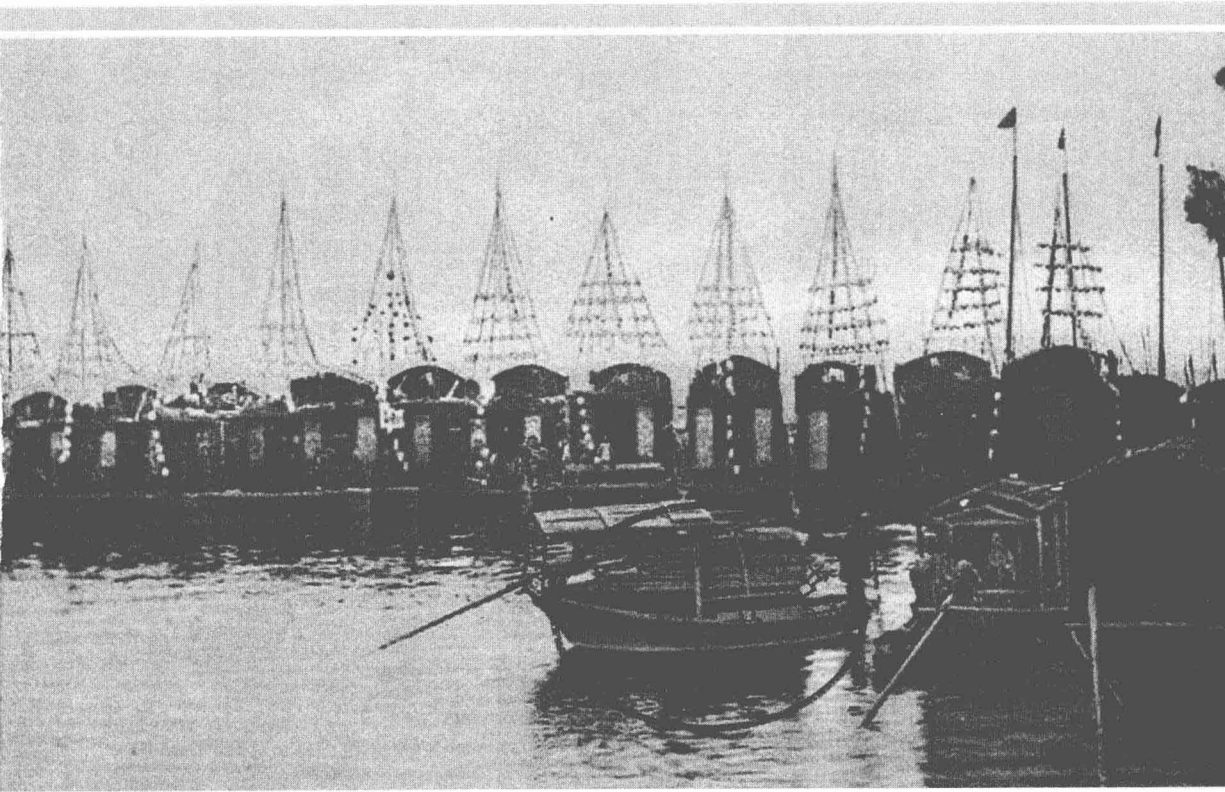
祝春亭 辛磊 著



你所不知的粤剧红船秘史！
你所未闻的民国女伶传奇！

大江红船

祝春亭 辛磊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江红船 / 祝春亭, 辛磊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5360-6484-3

I. ①大… II. ①祝… ②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3666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李 谓 李加联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李玉玺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 22.25
字 数 460,000字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contents 目录

■ 第一章 菊苑半掩

1

民国初年，广州西关的菊苑，一位端庄秀美的妇人带着女儿寡居。母亲云中月曾是广州遐迩闻名的歌妓，女儿婉仪跟随母亲学习弹唱。难道菊苑是地下妓院性质的半掩门？小婉仪没见过阿爸，只看过照片中的阿爸。云中月告诉婉仪：你阿爸是香港职员，在你出生不久病故。一日，小婉仪在省河，看到红船戏班的一位男伶，相貌极像照片中的年轻阿爸！

■ 第二章 花舫风月

18

小婉仪卖给紫洞艇主人何彩凤，开始接客弹唱。小婉仪牢记母亲的教诲，坚持卖艺不卖身，受到鸨姑大花魁的百般折磨，也受到阿香嘲笑。广西大佬姚崇山帮婉仪寻找生父，名伶靓如月最有可能是婉仪的生父。姚崇山带婉仪去与靓如月相认。他们来到乐善戏院外没进去，却进了洋人开的远东饭店，进了三楼的客房，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！

■ 第三章 改弦易帜

35

婉仪摔断了腿，被送进洋人医院。她为何要跳楼？她遇到什么人？婉仪闭口不言。报纸大做文章，赞扬婉仪是当代烈女。记者没有挖出嫖客的身份，歪打正着，查出溢香舫一桩陈年命案，鸨姑大花魁入狱，溢香舫被查封，何彩凤筹划未来的出路，筹备粤戏女班。婉仪与阿香去看望昔日的小姐妹秋芳，背时的秋芳咸鱼翻身，竟然做上国府高官的情妇！

■ 第四章 学艺生涯

50

何彩凤筹备的女班叫凤之影，婉仪、阿香等四十名学员进学艺班学艺。睡竹片床，吃猪狗食，动辄受到师傅的惩罚。阿香叫苦连天，留恋紫洞艇的日子。婉仪知苦却不叫苦，她迷恋上了戏剧，在学艺班崭露头角。何彩凤见到神出鬼没的姚崇山，问姚崇山：你带婉仪进远东饭店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姚崇山矢口否认他欲强暴婉仪。谁能相信他的话？婉仪对此事依然缄默不语。

■ 第五章 世事难料

67

秋芳怀上国府高官梁大人的孩子，收到电报后满怀憧憬去河内，险些命丧黄泉。秋芳曾跟婉仪阿妈学弹唱，基础好，禀赋高，何彩凤不费吹灰之力将秋芳收为契女，安排到学艺班学戏。夏董事长的女儿夏兰想来探班，何彩凤闻讯后煞费苦心，与大花魁合谋，水不惊鱼不跳让夏兰入套，做上凤之影学艺班的临时学员，还让夏兰与婉仪、秋芳、阿香、淑玉等小姐妹合影。

■ 第六章 筹备班底

83

何彩凤组建戏班，除学艺班的师傅，还要聘请师傅加顶。班底基本搭好，不料，大老倌靓如月推荐他的契女郦亦依。何彩凤心藏小九九，笑盈盈收下郦亦依。云婉仪见到猜想中的阿爸靓如月，何班主要婉仪唱曲让靓大师指点，遭到云婉仪断然拒绝。何彩凤为戏班办入会手续，八和会馆妇女部主任黄孟珏百般刁难，何彩凤走投无路，拿出夏兰与婉仪等五姐妹的合影……

■ 第七章 红船女班

98

凤之影女班乘坐红船来顺德落乡演出。首场演出，观众点昆腔折子戏《梁祝》，云婉仪和秋芳影联袂演出，获得意外的成功，却遭到郦亦依的嫉恨。继而，柳叶眉与郦亦依又发生冲突，柳叶眉把郦亦依撞倒在戏台上。郦亦依奈何不了师傅，折腾徒弟花样百出，徒弟如履薄冰。最难受的是侍候郦亦依食饭，郦亦依不食肥肉，害得一围人都不敢下筷子，阿香女恨不得咬她一口！

■ 第八章 勤园初恋

115

夏兰邀请云婉仪三姐妹上勤园唱堂会，郦亦依争着要去遭到拒绝。云婉仪认识了夏兰的表哥李睿，李睿的风度、气质、教养博得云婉仪的好感。云婉仪秀丽的容貌、甜美的歌喉亦深深感染了李睿。秋芳影提醒婉仪不要跟李睿陷得太深，卑微的伶人欲嫁豪门出身的大学生只能是梦幻。李睿的父亲李开山察觉儿子迷上女伶大发雷霆。堂会结束，李睿不辞而别……

■ 第九章 争风吃醋

130

郦亦依思念李睿魂不守舍，不料，李睿对她毫不理睬。郦亦依认为云婉仪从中捣鬼，恨得牙痒，用滚烫的水浇云婉仪的脸。云婉仪的脸又红又肿，坚持爆肚演出。郦亦依还不解恨，红船分配铺位，郦亦依执意让云婉仪睡她的上铺，云婉仪像侍候娘娘般侍候她。戏班散班，爹爹妈来接女儿秋芳影，说起一个故事，有个叫庄之衡的举人欲跳江自杀，爹爹妈冲上前死死抱住他！

■ 第十章 义演纠葛

146

柳叶眉妊娠反应严重，无法上台。邝亦依作翘，班主把她当娘娘供奉。云婉仪顶替正印花旦，一炮走红。柳叶眉重返戏台，秋芳影开始报复邝亦依，邝亦依愤然辞班，提前回广州。云婉仪竟发现邝亦依跟李睿打得火热，备受失恋煎熬。李睿来凤之影排练场探班，声明邝亦依在帮助他筹备义演。李睿高谈阔论，标新立异提出广府戏应该叫粤剧！

■ 第十一章 火烧戏棚

163

何彩凤大胆尝试改革，灯光、布景、道具焕然一新。云婉仪登台书写对联，一手好字堪比秀才。新加盟的廖菲菲擅长演风流戏，台上风流，台下亦风流。凤之影在顺德名声大振，引发顺德本地班及主会厉四爷的嫉恨。于是，廖菲菲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抓，烂仔进戏棚捣乱，柳叶眉和云婉仪被木屐砸伤，生命垂危。本地主会争斗，火烧女班戏棚。大规模的械斗，一触即发！

■ 第十二章 宏愿破灭

185

冤家路窄，李开山、李睿父子都爱上凤之影的女伶，李睿天天上医院陪伴云婉仪。夏璋义受大舅子的重托，恳求何彩凤阻止云婉仪与李睿交往。何彩凤筹建省港大班新凤馨，梦寐以求进东乐戏院演出。夏璋义牵线，何彩凤与刘洪魁洽谈演出事宜。刘洪魁声称东乐是高雅的艺术舞台，他捧出新版的《名伶》杂志，诬陷凤之影是老举班，云婉仪、秋芳影等女伶出身妓女！

第十三章 私奔风波

201

李睿和殷瑞大闹《名伶》杂志社，杂志社后台老板靓如月无可奈何宣布杂志停刊。李开山、李玉珍软硬兼施，逼迫李睿相亲。李睿婆婆弥留之际，李睿被迫答应娶倪琴文。新凤馨在广西梧州演出，李睿代表洋行来梧州出差。李睿决定带云婉仪私奔，郦亦依潜伏在码头，准备刺杀夺她男友的云婉仪。云婉仪乘坐黄包车来码头与李睿汇合，突然蹿出了几个蒙面汉……

第十四章 父女相见

222

海珠戏院终于同意接纳新凤馨。乐极生悲，陈济棠一纸军令，靓如月主持的八和会馆出台新规，宣告新凤馨的戏约作废。苗韵梅承受不了打击，昏死过去。云婉仪决定去见靓如月，希望靓如月高抬贵手。秋芳影陪她来到春秋乐办馆，受到郦亦依奚落。靓如月看到他与云中月的合影，百感交集，深感他愧对云中月。云婉仪进书房见生父，冷冰冰的，竟喊他靓班主……

第十五章 越洋演出

241

经夏璋义父女的引荐，新凤馨赴美国三藩市演出。戏班大裁员，阿香女被裁，哭哭啼啼要去投江。师傅辈女伶只留廖菲菲，云婉仪和秋芳影担当大任。赴美演出与著名大老倌马师曾同城竞艺，新凤馨居然略占上风，有四个女伶荣获金牌。水性杨花的廖菲菲收敛身心，一心做淑女，居然钓上一只大金龟！夏兰欲做月下老人，为云婉仪介绍华侨律师梁风。

■ 第十六章 进退维谷

257

戏班先后到星洲、天津、上海走埠。柳叶眉一心一意做富商太太，笑谈她与廖菲菲争风吃醋。云婉仪见到昔日的情人李睿，李睿结婚后在上海洋行做事，仍为新凤馨谱曲。是年粤剧界发生大事，薛觉先、唐雪卿夫妇率先打破男女不能同台的禁令，获得港府批准。新凤馨在澳门演出，暗渡陈仓男女同台演出，然而到香港男女同台演出，遭遇到意想不到挫折！

■ 第十七章 男女同台

273

乐善戏院想在空当放映电影，靓如月荐举新凤馨插档演出。广州仍然禁止男女同座、男女同台。然而演出前，一群大学生男女混坐，强烈要求男女同台演出。靓如月被推到风口浪尖，他模棱两可准许可以男女同台。新凤馨打破禁令，当局居然一声不吭。男女同台演变为一场激进的运动，靓如月辞去八和会馆会长职务，公安局长闻到异样的气味，终于举起了屠刀！

■ 第十八章 生死攸关

289

新凤馨被禁止在广州演出，打回原形做落乡班。在高明演出，绑匪绑架了云婉仪和秋芳影，索要两万元赎金。陶润秋和殷瑞为救女友，以人质换人质进了匪巢。姚崇山闻讯赶到高明，绑架案化险为夷。黄孟珪拍陈济棠夫人莫秀英的马屁，在莫秀英生日搞一场慈善筹款义演，场地选定为海珠戏院，必须请靓如月让出戏期。梨园向来男尊女贱，梨园泰斗靓如月能答应吗？

■ 第十九章 海珠戏院

307

在靚如月的帮助下，云婉仪、秋芳影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海珠戏院的义演。众女伶演艺大比拼，云婉仪、秋芳影的才艺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获得莫秀英赞赏。新风馨终于获得在广州演出的权利。云婉仪成为省港名伶，被一个年轻的团长、莫秀英的侄子莫柏生相中了。莫秀英亲自做媒，恼火之下，几乎是要挟，要么答应做莫柏生的姨太太，要么新风馨休想进海珠戏院演出！

■ 第二十章 祸福倚伏

323

廖菲菲逗得莫柏生团团转，把他支到粤北剿匪。新风馨如期在海珠戏院演出，苗韵梅圆了她多年的夙愿，含笑谢世。莫柏生剿匪回来，劫持云婉仪，秋芳影夜闯陈公馆，受到莫秀英百般羞辱。秋芳影跪拦陈济棠的专车，陈济棠闻讯雷霆大怒。云婉仪暂时解脱，戏班躲到广西避灾。除夕夜姚崇山宴请众伶人，众人泪水涟涟，有家不能回，在外埠流浪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？

后记 “岭南历史文化系列” 题外话

341

第一章 菊苑半掩

婉仪住在菊苑，菊苑在西关边缘。

菊苑的东首，是弯弯曲曲的小巷，密密麻麻的房屋；西首是农舍田园，团团茸茸的绿色，连绵到江边。江心的岛叫大坦沙，也是满眼的绿色。珠江流经大坦沙改叫省河，河南面最大的一片绿洲，叫河南；河的北面，很少有人叫河北。河北是广州的中心，河南是广州的乡下。相对应的地名，还有东关西关，东关从清朝叫到民国，都没有叫响亮，而西关名振广州。西关在城西南，商铺多，商人多，银钱多，妓院多。

妓院有明暗两大类，明的高级妓院，岸上的叫大寨，水上的叫花舫。暗的高级妓院叫半掩门，门帘半掩，金屋藏娇。半掩门的筹备期很长，通常要十几年，方可把女婴培养成歌妓。婉仪从记事起，就住在菊花小院，一幢青砖小屋，一圈竹编的篱笆，竹篱笆爬满青藤，遮挡行人的视线。然而声音没有遮拦，轻柔悠扬的丝竹声，令人陶醉，令人神往，令人探究。竹篱笆外，有许多被人扒开的藤窟窿，人们把脑袋埋在窟窿里，贼头贼脑窥视。菊香飘溢的小院，坐着母女二人。母亲衣着朴素，未加修饰，未施脂粉，优雅恬淡；女儿约十岁，脸蛋瘦削，扎两根朝天小辫，眼睛乌黑有神。有人认出女主人，竟然是八大寨名牌歌妓云中月。云中月从良嫁到香港，嫁给何人，过得怎样，当年有好多种传说。妓寨新人多，新鲜事多，云中月渐渐被人遗忘。

半掩门不挂招牌，但都有舍名，菊苑这个名，缘于满园吐芳溢香的菊花。云中月深居简出，闭门谢客。菊苑没有男客，偶尔有女客上门，看她们的穿着打扮，大都来自花舫妓寨。年纪大的，是来叙旧；年纪轻的，是来求教。婉仪看得出，阿妈面子上不失礼节，心里却不愿跟她们来往，喝完杯中的菊花茶，阿妈就以种种理由，打发她们走人。

婉仪没想到，阿妈会收留一个老举！

举是北方话妓的谐音，老举不是年老的妓，正如老师、老公、老婆，老字并无年老之意。广州的乐户，按照年龄细分老举，二十岁以上的称作阿嫂，十八九岁叫横梳，十五六岁叫打辫子，再往下叫琵琶子，琵琶子就是雏妓。逃到菊苑来的老举是个雏妓——溢香舫紫洞艇的阿香。阿香头一回接客，是一个叫邱大毛的嫖客。大毛真是个毛人，袒胸露腹，一片浓密的胸毛。大毛烂醉如泥，搂着阿香呕吐。阿香吓得七魂掉了八魄，借口去泡醒酒茶趁黑逃走。

婉仪在睡梦中醒来，听到嚤嚤的哭声。阿妈没在床上，阿妈在客厅跟人说





话。婉仪披着衣衫，靠着厢房门看，是一个比婉仪稍大的小阿姐，身上沾满了呕吐的污渍。小阿姐有一句，没一句地哭诉。阿妈的脸色很平静，默默地听。到后来，小阿姐颠三倒四说这句话：凤姨说好了的，让一个靓仔给我破瓜，临时变卦，叫来一个醉酒的邋遢鬼，还长一身的猴子毛。

还是大洋硬啊。默声不语的阿妈，说出一句云遮雾罩的话。

小阿姐不再哭诉了，双肩一颤一颤地抽泣。夜很静，隐隐能听到江涛声。夜风轻轻地飘拂，夹着菊花的清香，带着丝丝的凉意，灌进了小屋。阿妈拿出手绢给小阿姐，小阿姐擦干了眼泪，泪水又哗哗地流，她噗通一声跪下：菊姨，你收下我吧。

阿妈许久没做声，婉仪看得出，阿妈左右为难。小阿姐直着身子，呆呆地看着阿妈。阿妈长叹一口气，叫婉仪带小阿姐冲凉。婉仪坐灶口烧水，小阿姐跟婉仪搭腔，说她叫阿香，今年十三岁。阿香脱光衣服，露出银鱼般的雪白身子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。婉仪好奇地看阿香，阿香双手抚着微微翘立的双乳，流露出侥幸的神情，幸亏我逃得快，若是被那个邋遢鬼糟蹋了，我以后从良，就不会遇到贵人。阿香自言自语，描绘她从良的前景，嫁给有钱有势的男人，过着阔太太的富贵日子。阿香突然转过身子打量婉仪，说：省河有好些跟你差不多大的妹仔破瓜，婉仪，你还没破瓜吧？如果还没破，一定得跟你契妈讲好，让一个靓仔给你破……阿香还没说完，正在舀热水的婉仪脸色乍变，连瓢连热水朝阿香摔来。

阿妈托着干净衣服进来，喝住婉仪。婉仪哇的一声哭，跑进厢房，用毯子蒙着脑袋，继续抽泣。阿妈没留阿香过夜，阿妈送她到隐蔽的地方躲藏。阿香把菊苑当作半掩门，邻里也把菊苑看作半掩门。婉仪不太清楚半掩门的准确含义，但婉仪却能明确这一点，半掩门的妹仔都是养女。婉仪听阿妈说过无数次，婉仪是阿妈亲生。阿妈没有隐瞒她做过歌妓，阿妈说歌妓不是妓，歌妓是弹曲歌舞的伶人，歌妓在花舫、在大寨营生，卖艺不卖身。阿妈从良后，嫁给香港洋行的小职员，婉仪还没出生，阿爸就病逝了。婉仪看过阿爸的照片，是阿爸和阿妈合影，阿妈好漂亮，阿爸好英俊，他们的脸上含着幸福的微笑。婉仪问过阿妈，何不把照片夹在相框，挂起来。阿妈说她害怕看到婉仪阿爸，看到他阿妈心里难过。照片被阿妈锁在小匣子里，从婉仪九岁起，就再也没开过。婉仪只能在心里回忆阿爸，心想如果阿爸还在，就没有人敢把菊苑看作半掩门。

霞光满天，晨风清凉，阿妈回到了菊苑，裤脚给露水打得湿湿的。婉仪煮熟了粥，阿妈看着婉仪红红的眼圈，说：阿妈跟你说过多次，菊苑是居家过日子的小户人家，不是半掩门。阿妈教你弹琴唱曲，怎么会让亲生女儿接客？婉仪泪水潸然，偎在阿妈怀里哭泣。



民国时期广州十三行街。广州西关的发展受益于十三行。清代一口通商，全国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十三行，带动了城关西区的蓬勃发展。五口通商，十三行地位骤降，昔日最繁盛的十三行街，风光不再，但西关仍在持续繁荣。

二

跟婉仪一道学琴的，还有两个妹仔。

比婉仪年幼的叫秋芳，小小个头，圆圆的脸，举止活泼好动。秋芳的阿妈出身蛋妹，嫌水上漂泊辛苦，弃舟上岸，在东堤的花酌馆做老举，她的艺名没叫响，熟客仍叫她蛋蛋。老举这个行当，新人冒得快，旧人老得快，七八年功夫眨眼就过去，蛋蛋成了隔夜黄花，便起念开半掩门。半掩门不挂牌，不交花捐，属于地下妓舍。蛋蛋收养女儿煞费苦心，扫街婆拾到女婴给蛋蛋送来，蛋蛋先观察几天，觉得不是美女坯子，就在天亮前遗弃在街边。蛋蛋看过七个女婴，白花了七块大洋。八字带发，蛋蛋最后收养了第八个女婴。三岁看小，七岁看大，秋芳不是蛋蛋奢望的西施，当然也不至于长成丑女。蛋蛋知道，老举红不红，赚钱多不多，不完全取决于相貌，有的靠诗词歌赋，有的靠拉弹吟唱，有的靠撒娇装嗲，有的靠床上功夫，有的靠手腕诡计，还有的纯粹靠运气关照。

蛋蛋的半掩门，开在金利埠北面的小巷。金利埠邻靠沙面，沙面是洋人聚集区。蛋蛋人老珠黄，吸引不了鬼佬嫖客，出入蛋蛋半掩门的，有破产潦倒的老相好，有图货色便宜的下人。蛋蛋陪客人颠鸾倒凤，从不回避秋芳，有时故意叫秋芳端茶取毛巾。蛋蛋的目的很明显，打消秋芳的羞耻感，让女儿见识阿妈的床上功夫。半掩门属于上等私家妓舍，名字都很雅致，有叫艺名的，有叫舍名的。蛋蛋请街头的测字先生，为她的半掩门取名怡然书寓。老相好笑话蛋蛋，说蛋蛋有辱书寓的雅名，叫怡然淫窟还差不多。蛋蛋也意识到走偏了路子，便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。蛋蛋送秋芳跟云中月学弹唱，秋芳学会了声色技艺，专门接待附庸风雅的贵客。

半掩门的女主人还有一大来源：从大户人家出来的妈姐。大户的使女身份卑贱，眼界却高，她们多半会错过婚姻。许多大户不喜欢年老使女，一般不等使女衰老，便拿一笔钱辞退她们。陈妈原先在河南夏府做厨娘，老爷是赫赫有名的夏璋义。夏璋义曾祖父是十三行的行商，家道曾一度中落，到夏璋义手中再度辉煌。夏璋义财运亨通，嗜好美食，名气略逊于广州头牌美食家江孔殷。



陈妈是夏府膳堂的洗菜工，耳濡目染，暗中学会几招绝活。陈妈辞工后为她的晚年做安排，在恩宁街的陋巷租下一间偏厦，开了一家不挂牌的私家菜舍。恩宁街离黄沙码头不远，陈妈菜舍闹中取静，方便客人乘船上落。陈妈菜舍不对外营业，专做熟客生意。陈妈的招牌是出身夏府的厨娘，她的几味招牌菜，确实非同寻常。陈妈没想过开半掩门，九年前清晨，有个女乞丐死在陈妈屋舍前，留下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。陈妈买了口棺材埋了乞丐，收养了这个孤女，取名淑玉。客人开玩笑，说陈妈收养妹仔想开半掩门，将来不但要教女儿做菜，还要让女儿学弹唱，以后陈妈就可以享清福了。陈妈矢口否认，可她后来还是这样做了。女儿淑玉的老师，就是婉仪的阿妈云中月。

云中月每逢西历礼拜天，上门教夏兰学琴。夏兰是夏璋义的女儿，幼年时有八个使女日夜照顾她，其中一个是专门给奶妈煲汤的陈妈。夏兰做十岁的生日，心血来潮，提出凡是照顾她的使女都要请。夏兰认识了在西关开菜舍的陈妈，认识了在菊苑学琴的淑玉。夏兰很喜欢菊苑，喜欢菊苑的菊花，菊苑的琴声，菊苑的女主人，菊苑的小朋友。夏兰提出要跟月姨学琴，云中月平淡地说，我不敢教你，是何原因，你阿爸阿妈会和你谈，你回家提都不要提这件事。夏兰回到家里就提这件事，阿爸阿妈一致反对，女儿上半掩门学琴，有辱门庭。夏兰娇生惯养，任性惯了，她先是哭闹，然后绝食。阿妈吓坏了，跟老爷商量出妥协的方案，让云中月上夏府教琴。夏兰在上学，学琴的时间定在礼拜天下午。夏兰的母亲信基督教，上午夏兰要随母亲做祷告。

云中月还教婉仪识文练字、吟诵诗词，可是越到后面，她越感到力不从心。云中月很想送婉仪上学，始终没有如愿。附近有一所教会办的女校，云中月担心婉仪念洋书心事会变野，还害怕婉仪因母亲的出身受人欺负。云中月礼拜天要出门教琴，她决定利用她外出让婉仪念私塾。漱珠桥有个赋闲的前清贡生，云中月请人投石问路，老贡生闲得无聊，连学生是何种人没问，就答应了下来。老贡生过得相当落魄，家徒四壁，除了墙上的字画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。

云中月和婉仪进门时，老贡生和夫人正在喝白粥，下粥的菜仅一小碟臭豆腐。看到云中月母女，老贡生神色相当窘迫，责令夫人把粥碗撤下。老贡生板起脸孔，说老朽固穷，不收女徒。忽而老贡生朗声大笑：云中月，老朽认出你是云中月。原来老贡生曾经是云中月的曲迷，他破例收下婉仪，声明不收婉仪的束脩。云中月当然不会贪小便宜，半掩门前是非多，金钱往来不干净，会留下滋事生非的口实。夏府每月支云中月九块大洋，云中月把这笔酬金付给老贡生。九块大洋不是小数目，老贡生提出增加课时，于是敲定包括礼拜天，阴历的三六九下午，婉仪来老贡生家念书。

每逢这一天，云中月和婉仪早早吃午饭，一道坐渡船去河南。西堤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段，岸上最瞩目的建筑，是大新百货大厦。水上最惹人注目的是花舫，花舫就像一座彩楼，浮在水面，富丽堂皇。上午是花舫最冷清的时候，偶尔有花枝招展、一脸倦怠的舫姐，强打笑颜跟客人送别。婉仪瞪大眼睛看花



舫，阿妈轻声斥责，不许乱看，在心里背诵课文。

婉仪收敛身心背诵，有时，会被或粗犷、或尖细的粤曲声搅得心猿意马。婉仪偷偷看阿妈，阿妈闭目养神，好像在念经。婉仪悄悄转头去看红船，红船没有花舫华丽，也没有漆成红色，只在船头涂抹黑红。

婉仪闹不清为何要叫红船。婉仪百思不解的还有，红船为何都是男戏子，还要男扮女装唱戏？婉仪不敢问阿妈，阿妈的眼睛闭着比睁开还灵，云中月没有睁眼看婉仪，仍旧是轻声警告婉仪，不要东张西望，在心里默诵课文。警告过几次后，婉仪学阿妈的样，上渡船就闭目养神。云中月闭目，是为了避开熟人；婉仪闭目，耳朵仍然在捕捉红船传出的声音。婉仪隐约感觉到，阿妈不仅厌恶花舫，阿妈对戏班红船也没有好感。

阿妈不教粤音词曲，阿妈教的是北方语音的曲牌。蛋蛋向云中月提过建议，云中月委婉地说她师傅是外江班，她从小学的就是官话唱腔，官话曲牌比白话俚曲高雅。蛋蛋在妓寨混过，知道曲牌和俚曲的雅俗高低。蛋蛋恨自己年少时没有拜师学声乐，只会用破嗓子唱公公扒灰、小姐偷汉之类的俚曲。蛋蛋想死了进大寨，结果只能进打炮寨。陈妈对丝竹一窍不通，她信赖云中月技艺，她和蛋蛋都很重视女儿学声乐。

这一天，淑玉和秋芳，一前一后来到了菊苑。云中月说她昨晚没睡好，头昏脑涨，以后找时间补课。阿妈昨晚确实没睡好，婉仪也没睡好，溢香舫雏妹半夜逃到菊苑，阿妈送阿香去躲藏，婉仪躺在床上就没合过眼。阿妈送走了淑玉和秋芳，却没有打算补睡，叫婉仪跟她一道弹唱，阿妈弹三弦，婉仪弹琵琶，曲牌是根据白居易诗歌改编的琵琶行。婉仪唱，阿妈和，婉仪的稚嫩嗓音，显然不适宜模仿中年歌女。可是，婉仪的歌声，有一种特别的韵味，细绵滑润，犹如初夏湿润的江风。

溢香舫鸨姑何彩凤，正是顺着湿润的江风寻到菊苑。云中月料死了何彩凤会来，特意为她安排了这场家庭曲会。她不指望花舫鸨姑，会给她们母女带来什么好处；也没想过将来婉仪的命运，会跟何彩凤连在一起。云中月只想营造一种氛围，我云中月离开陈塘，过得更逍遥自在，母女俩自弹自唱，自娱自悦，其乐融融。

何彩凤也是出身陈塘。与沙面相隔一条河涌的陈塘南，有广州最出名的八大妓寨。其实，广州最出名的酒楼也在陈塘，也是八大间，正好跟八大妓寨配套。何彩凤的老爸是玉琼堂的业主，楼堂没有出租，留给自己经营玉琼大酒楼。酒楼操办的是花筵，陈塘有无妓不成筵的说法，因此酒楼与妓寨，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。老举旺客。玉琼酒楼的何老板，眉飞色舞看着寨姐，像色彩斑斓的鸟飞来飞去，一天到晚笑得合不拢嘴。何彩凤有事没事，也喜欢来老爸的酒楼，看寨姐跟客人打情骂俏，听歌妓弹琴吟唱，何彩凤最欣赏云中月，人长得秀丽，琴如流水，歌如行云。云中月只在玉琼堂做了一年，改投流觞大酒楼。究其原因，竟是何老板纠缠云中月，想娶云中月做小，被云中月断然拒绝。凭这点，何彩凤对云中月既感激，又佩服。歌妓说是说卖艺不卖身，在白



花花的银子面前，又有几人守贞如玉？云中月却能坚守歌妓的操行。

昨天夜里，阿香逃跑。喝得昏天黑地的邱大毛醒来，发现他出了瓜钱的雏妓，不在香围，邱大毛怒气冲冲向凤姨要人。凤姨退回瓜钱，还倒贴五十大洋，暂时稳住大毛。何彩凤带打手去追，偌大的广州，人都逃走七八个钟头，上哪去找人？莫非阿香逃回了老家，阿香当凤姨的面发过毒誓，说她这辈子也不想回老家，不想看到她的赌鬼老爹。何彩凤想起阿香的大师姐阿秀，阿秀从良嫁给老账房做填房。何彩凤带人赶到阿秀家，阿秀不敢得罪凤姨，如实道出阿香昨夜来过，阿秀不敢收留，劝她投靠菊苑主人云中月。

何彩凤没要打手陪伴，人落到云中月手中，不能来硬的，只能来软的。宣统元年，广州副将穆仁，派手下的千总来到陈塘，点名召见云中月。千总说穆将军做寿，要云中月去唱堂会。穆仁采花的劣迹，云中月早有耳闻，她坚决不从，千总拔剑架云中月脖子上。云中月坦然以对，说你动手吧，我死也不去。千总没辙，扬言要砸店，老板包了一百大洋平息千总的怒火，鸨姑另派一个歌妓去穆仁府祝寿。这一百大洋，最后还得云中月出。歌妓的主要收入，是靠客人给的赏钱，而赚赏钱的套路，往往功夫在曲外。云中月为了护住清白，错失了许多赚赏钱的机会。

何彩凤边走边在心里想说词，耳边回响起悠扬的琴声，接着传来细嫩婉润的唱腔。何彩凤没有冒冒失失进柴门，她站在爬满蔓藤的篱笆外面，扒开绿叶缝隙窥视。

紫藤架下坐着云中月母女，云中月穿着简朴，香洋纱短袖衫，灰青色平布裤，素面，额头和眼角有细细的皱纹，脸模子还那么秀丽，眼神不像过去那么冷艳，散淡恬静、与世无争。何彩凤转而把目光投向婉仪，猜想她大约十一二岁，尚未发育，人瘦得像芦秆，可她的眼睛幽如泉眼，亮汪汪、灵闪闪。何彩凤用老鸨的目光，预测婉仪的未来，她能弹善唱，一旦发育，准是个迷人精，云中月到老不愁吃香喝辣！

婉仪唱完琵琶行，脸上挂着两行清泪。婉仪由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，联想到阿香，再联想到她前途未卜，就忍不住落泪。云中月也深深感动了，想不到女儿唱得这么动情，她拿出手绢给婉仪擦泪，听到何彩凤的喝彩声：唱得好！唱得好！凤妹妹算得上见多识广，这世上除了月姐姐，就算姐姐的女儿唱得好！

婉仪转头望去，这妇人身穿带短褂的旗袍，旗袍大红色，上面用丝线绣了一对金凤凰。妇人脸庞微胖，嘴唇稍厚，抹得猩红，像刚吃过草莓。她手上没戴镯子，戴了一只金灿灿的手表。右手拿着手绢，轻轻擦着脸上的细汗。

云中月招呼何彩凤坐，说阿凤别这样夸她。婉仪兴许想起溢香舫的阿香，替她难过才落泪。说到唱功，婉仪还有许多不足。云中月支使婉仪去泡菊花茶。暖水瓶里有开水，婉仪进了正厅的门，躲在门后偷听。

叫凤姨的妇人说：阿香没踪没影，原来是月姐姐好心收留了她呀？

阿妈平淡地答道：你手上捏着她的卖身契，广州的同行没哪家敢留她。我

可怜这妹仔，暂时让她住一两晚。我猜想你有办法找到她，就没有捎信给溢香舫。这样吧，我们谈妥了，我立即让你把阿香领走。

姐姐的意思妹妹明白，按老规矩办，帮忙截留逃跑老举的恩主，理当酬谢。姐姐请开个价，阿香不是什么挂牌的老举……凤姨停顿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：妹妹说见外的话了，姐姐随便说一个价。

我不要你的赏钱，我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顺从阿香的心愿，让阿香自己挑选一个客人。接客跟做生意一样，讲究意头。倘若头一个客人让雏妹恶心，心头就会积下一辈子也抹不去的阴影。

凤姨的眉毛好像竖了起来，眼珠滚圆，准是阿妈的话让她惊讶了。她忙不迭道：好说，好说。接什么客人，由阿香的心愿。凤姨说话眼眨眉毛动，婉仪见她眼珠忽悠悠轮转，微胖的脸堆满笑容：姐姐是善心菩萨，妹妹跟姐姐曾有过节，当年怀疑你要嫁我老爸，我诅咒过你，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妹妹这辈子，最佩服的人就是姐姐……啊，妹妹扯远了，妹妹可向姐姐发誓，接回阿香绝不惩罚她，接客顺从她的心愿。

婉仪听到这，赶去泡菊花茶。她端着茶盘出来时，听到凤姨与阿妈正谈着自己。

姐姐，妹妹适才听到你女儿弹唱，心里还生出几分妒忌呢。婉仪将来肯定会大红大紫，到时候，半掩门的门都掩不住了。

菊苑不是半掩门，婉仪是我心头的肉，我没想过让婉仪接客，只想婉仪嫁一户好人家。

半掩门的主人，开始都不承认是半掩门。养只猫狗都会认亲人，何况是相依为命的女儿。人奈何不了命，做娘的盼女儿嫁好人家，家境越好的人家，越讲究门当户对。女儿留在膝下待字，做不了金龟婿的正房，做妾又不甘心。早年的积蓄流水似的见少，做娘的姿色一天天褪尽，活命要紧，能不让女儿接客？到这时，是不是半掩门，就不管你认不认了。

我想过这事，我每天都在设想我们母女的后路。我没跟婉仪谈过，我心里好害怕。

其实，这事早日挑破了好，事到临头，婉仪就不会感到突然。妹妹今天说这么多话，真心为你母女好。姐姐帮妹妹收留阿香，若是落别人手里，会狠狠敲妹妹一笔。姐姐分文不要，妹妹心里好感动，作为报答，妹妹愿意介绍几个雅客来菊苑，当然不是现在，要等姐姐先说服婉仪。

咣啷一声，婉仪手中茶盘摔地上。阿妈和凤姨转头看，婉仪一脸苍白，眼含泪水，哭出声来。

三

命运捉弄人，学琴的三姐妹，都遭遇了人生的大变故。

秋芳年纪最小，可秋芳的变化最早。一般说来，妹仔初次来红，要到十二到十五岁。来红之后，妹仔渐渐显出女人的特征，该凸的地方凸，该圆的地方

